

救人一方

“善恶有报是天理”，这是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。父亲退休时正值我事业如日中天，很少在父母面前尽孝。一日我抽空来到父母家。当时父亲大病刚愈，在大门外纳凉。父亲气色不错，我非常高兴。刚坐下，一江湖看相的路过，高声说：“呵，这老先生气色不错。不过，您刚害过一场大病吧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老天爷给您增的寿还没过完呢，阎王爷不敢收您。”说完朗朗大笑。我心生厌恶，一边掏钱一边说：“你不就是巧要钱吗？给，给。”那意思是让他拿了钱快走。

父亲笑着说：“别慌，别慌。”示意给看相的搬座。

为了让父亲高兴，我只好照办。那看相的坐下后就和父亲聊了起来，聊得还很投机。大致意思是：父亲一生救人无数，积了大德，原来的天定年龄是六十四岁，因为救人多，老天爷，又给增寿二十年，能活到八十四岁高寿，福荫子孙后代等等。终于说完了，临走时说：“命里有时终归有，命里无时别强求，官场烟云转眼过，守心积德祈福寿。”说着，瞅了我一眼，那意思好象这几句话是对我说的。

我不屑一顾。父亲说：“方外人说方外话，都是大实话。我知道你不想听，也听不懂，不过你得记住这几句话。”

父亲忽然严肃起来：“你的工作我不过问，但你记住一条，别随便整人。共产党整人那一套我比你清楚。你姊妹几个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

纪检委，说白了就是整人的那一套。刚才那个看相的说得不错，我确实是救了一个村的人命，那一年，你才八岁。”

下面是父亲的一段回忆。



父亲增寿二十年

五八年，父亲被打成了右派，全家受株连被赶到了农村。村里人看我们可怜，帮我们垒了三面的墙。不久，父亲当了大队干部。在大搞粮棉油、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，各村都是大食堂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扔进了炼钢炉，所以家家户户没有一粒粮食。村里的库房里，粮食所剩无几，口粮大部份都交上去了，县里又要来检查。父亲急得嘴上起了水泡，连夜把村干部找到一块，商量如何才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口粮。

人命关天，人心就齐。大家在父亲的带领下，在岗梁最隐蔽的地方挖地窖，把粮食藏了起来。另一

拨人由队长带领，抢收地里仅剩的十几亩没收回的红薯。这一切都是夜里抢着干的，不敢点灯，全凭月光和星光。人们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也不敢点火抽烟。抢收红薯，妇女们都上地了，在前面用镰刀割秧，后边是牛犁，男劳力挑着担子往地窖里挑红薯，整个是流水线作业。

天放亮时，十几亩红薯收完了，库房里的粮食也藏完了，父亲松了一口气，却晕倒在地头。村民们把父亲抬回了家，我们全家都吓哭了。太阳出来两杆子高，父亲又去应酬县里来的检查团。昨晚上抢收的红薯地已经种上麦子。在现场会上，检查团表扬父亲：第一个保

质保量完成了冬播任务；批评父亲最保守，今年是交粮最少的一个队。父亲当场装模作样的表态：“争取明年当个交粮状元！”

说到这里，父亲自我解嘲的说：“我这一生啊，当了这一次贼，而且还是个大贼，带领全村人偷。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，中午我叫伙房给他们蒸了一大锅红薯，担到库房里，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。别看他们是从县里来的，他们也吃不饱，一天配八两粮食，他咋能吃饱？临走时，我又给他们每人口袋里装两个，让他们给孩子带回去！”（转下页）

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15期

2005年7月15日

送礼的思考



过去老百姓曾有这样一句话，叫“礼轻情意重”。送礼最主要的是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恩或友情之诚意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。

现代的中国社会，由于道德下滑，送礼逐渐发展为图谋私利、保护自己的行为。请客送礼完全是为讨好别人、以谋私利，而不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。

送礼还变异为现在的贿赂。现代人送礼是一门学问了。要会送会说，让别人觉得收得理所应当，找不到借口拒绝。而收礼的人往往是贪图便宜，也给自己找借口，说服自己接受。最后发展到送礼成为一种习惯、例行公事，谁不送礼就办不成事，送少了都不行。礼物越送越大，范围也越来越广，包括送汽车、送房子、送官职等。

小孩上幼儿园，家长为了不让让孩子受委屈，就送礼给老师；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还要送礼；上大学也要送礼，毕业分配要送礼；工作以后，要与领导保持好关系要送礼。也有的人送礼是怕别人对自己有看法，或给小鞋穿，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人们在这样的送礼过程中，送掉了真诚、真实和友善；换来的是贪恋、虚假和冷漠。而修炼就是要使人返本归真，返回到人先天的本性上去。如果人们都能按照“真善忍”去待人处事，那我们的人文环境会重新变得轻松、祥和。◇

一家铁路公司有一位调车员尼克，他工作相当认真，做事也很负责尽职，不过他有一个缺点就是：他对人生很悲观，常以否定的眼光去看这世界。

有天铁路公司的职员都赶着去给老板过生日，大家都提早急急忙忙的走了。不巧的是，尼克不小心被关在一个待修的冰柜车里。尼克在冰柜拼命敲打着喊着，全公司的人都走了，根本没有人听得到。

尼克的手掌敲得红肿，喉咙叫得沙哑，也没人理睬，最后只得颓然的坐在地上喘息。他愈想愈害怕，心想：冰柜的温度只有华氏零度，如果再不出去，一定会被冻死。他只好用发抖的手，找了笔纸来，写下遗书。第二天早上，公司的职员陆续来上班。他们打开冰柜，赫然发现尼克倒地上。他们将尼克送去急救，已没有生命迹象，他是被冻死的。

但是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冰柜的冷冻开关并没有启动，这巨大的冰柜也有足够的氧气，更令人纳闷的是，柜子的温度一直是摄氏十六度，但尼克竟然给“冻”死了！
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会多多少少地感到

被冻死的人

“精神”的作用，但是从科学上无法解释说清楚。

那么，修炼的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李洪志老师在

《转法轮》第一讲中有过如下的讲解：“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，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，老在议论、争论这个问题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”

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，李老师还提到：“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，是七分精神三分病。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，先不行了，负担很重，就使病情急剧的变化，往往都是这样的。举个例子，过去有个人，把他绑在床上，拿起他的胳膊，说是要给他放血。然后蒙上他的眼睛，把他的手划了一下（根本没有放他的血），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嗒声。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，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。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，流的是自来水，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。”

所以，真正打败尼克的是他自己的“心”。精神一旦散失了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◇



（接上页）一会儿，父亲接着说：“救了一村人。一百多户呢，老天爷给我增寿二十年。天公，天公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。现在想想饿死人那几年，真是让人心寒呐，有的村子都死绝了十几户。咱哪个村，连一个浮肿的都没有，……到60年开春，咱村的粮食也剩不多了，粮食就是全村人的命，日夜派人站岗，我和另外两个村干部轮流值班查岗。藏粮食的地方是最高机密，日夜派人守护。干红薯秧，本来是喂牛的，泡泡掺到红薯干里，人也吃了。喂牛的料，人也当饭吃了。总算熬到了割麦，新粮下来了，总算过了鬼门关。”

父亲欣慰地笑着，朗声说：“我今年八十岁了，还有四年的阳寿。我记得你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，算命的说过，我是六十四岁的寿。六十四岁我没死。今儿个，看相的说我救人多，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。既然是老天爷给我增的寿，咱就好好活着，还得积德行善，对得起老天爷。八十四岁我死了，说明看相的看得准，你们就别再相信共产党的无神论了，还要教育孩子们守德性，把我这一生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。如果我活不到八十四岁，或活到八十五岁以后，信不信神你们自己看，反正神也不会因为人不信就不存在了，凡事多行善，对自己、对后代都有好处。”

父亲活了八十四岁零一百一十二天。父亲去世后两周年，我幸遇大法，开始修炼。◇

一天，前美国海军总司令麦肯锡将军去探望他的军校同学马歇尔将军，马歇尔此时已是陆军总司令。麦肯锡说，“你知道我的海军一直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勇敢的部队。我希望你的陆军也一样。”马歇尔当然不甘示弱，表示他的部队也是全世界最勇敢的。麦肯锡就问他有没有办法证实一下。马歇尔随便喊住一个路过的士兵，指着不远处一辆开动的坦克命令道：“你给我过去，用身体拦住那辆坦克。”

“你疯了吗，”士兵大叫：“我才不那么傻呢。”说完撒腿跑开了。

马歇尔满意地对他的老同学说：

“看见吧，只有最勇敢的士兵才会这样同将军说话。”

那位不知名的士兵无疑是勇敢的，他的勇敢表现在

敢于抗拒来自强权的不合理的命令。这种勇敢是建立在个人对事物的准确判断之上，它以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权力为己任；这种勇敢还需要一种道德、人性精神的支撑，是真正的勇敢，而不是盲从地对生命的漠视。

中共在几十年的统治中，一直在给人们灌输要为“党”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、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但是“党”叫干的对不对呢？会不会给自己、别人或者是国家、民族带来伤害呢？比如目前

这场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有人由于盲目地听“党”话，伤害了无辜，给自己带来恶报，这种人并

不是真正的勇者，而是盲从于强权的牺牲品。◇

勇敢的士兵

